

6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古今印史目錄

前輩知書法

璽字

節字

印字

章字

古文大略

籀文大略

小篆大略

隸書大略

孔子書

原六書

繆篆

亥豕字

水字

古印

宋字

抑字

似孫字

武卿字

縣字

仰昂字

鳳朋字

犇麤字

波滑字附

氣乞字

公私字

木才字

國賢字

晚字

曉字附

達字

象形印

父甫字

匡氏字

墨青印色

不用黃紙

屬字

印章用成語

正謙卦篆二字

并正冰字

乾字

卯酉字

用印法

古今命字不同

直號

說文

古今書刻

摹印法

印不可偽

印章制度

九疊篆

圖書

圖書書籍識

進士官銜

臨書入石法

重碑額

古今印史目錄終

亦政堂訂正古今印史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吳邑 徐 官元懋著

繡水

沈德先天生

陳詩教四可

校

前輩知書法

侍郎汪公名偉字器之屬吏書刺偉字下誤從巾汪怒云偉字不從巾當從斗何為錯寫遂手碎之吳文定公名寬字原博在

朝時鄉人有浦姓者善刻圖書記而不知篆法
嘗刻原博二字奉寄文定見而笑曰博字當從
十不當從心因復寄還門吏書刺端楷足矣求
其知書法者百無一二焉固不足計也若篆刻
圖書記而昧於六書偏旁豈不見笑大方憶昔
官與范武卿同寓星溪嘗鑒賞諸家印譜頗知
其槩武卿好此尤篤經月之別輒增益數方時
出與予評之某也古某也拙某也巧某也俗及

制度之法一一品題之武卿深服予論嘗贈予
詩有榆林結屋道人居我從論說增光彩之句
因志其法於左名曰古今印史先之以吾師魏
太常莊渠先生六書精蘊中壘節印章四字之
義冠於前俾覽者曉然知大義之所在夫篆刻
多誤皆因六書之未明也乃叙古今書法於中
末復節采李陽冰以下諸說附焉此雖無甚緊
要然博雅之士亦或有取聊復存之

璽字

璽

古文從爾

璽

此文乃從玉

六書精蘊曰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爾守土為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為代君養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為代天養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璽後之人因改從玉於義何居李斯又為之刻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之愛民甚矣豈其獨厚於一人以位為樂邪

試觀古今心畫誰也樸誰也華誰也公誰也私

節字

節

古文

節

籀文

節

小篆

精蘊曰節限制也其為道也損過以就中天命也其為物也刻符以合信君命也臣毋敢自專受節於君乃得專制於外周官守邦國者用玉節都鄙用角節凡使節以金門關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取尊君之義故其文象秉執之形上函

象節其垂象節旄飾以爲文者也古之制器者以道而命名制字者象形以明道在天爲節氣在君爲節度在事爲節儉臣之忠節婦之貞節人之骨節木之枝節皆取限制之義也節用之則建不用則藏別作巴象受而藏之之形配合他字兼此二文

印字

𠄎

官按三文諸篆書俱有之原不分大小篆人并錄出

精蘊曰印璽節也刻文以識信從人象手持節立意法守所存毅然若不可奪也欲印事者先印其心公無私如天地信如四時矣嗟夫信不足有不信故爲之印以防民惟簡乃嚴惟嚴乃重後世官府遂無一事可少亦無一日無事印數刻矣何以救之曰省繁文而敦樸

章字

𠄎

古文

𠄎

石鼓文見楊用修刻本未詳其義

𠄎

小篆

精蘊曰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皆因渾厚開之也官按因有節奏之義通用爲印章之章
印章制度大學衍義補所載者茲不復論

古文大略

倉頡黃帝史也生而神靈仰觀俯察其始制字曰古文與伏羲八卦相爲表裏上古無筆墨以

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粗尾細象蝦蟆子形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其名曰柳葉篆噫人心不古可以觀世變矣

籀文大畧

周宣王太史公籀損益古文爲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文以其官名又謂之史書因李斯小篆與別其名曰大篆後世遂稱大篆云陶九成曰

上古以漆書中古以石磨汁至後世始有墨按此籀文比古文又非科斗狀矣今世所傳石鼓文是也但屢經翻刻傳寫多失真官嘗見舊刻石鼓文方圓不同大小不一而變化靡常所謂文盛於周者此也近時楊用修刻本云李西涯所臨蘓東坡本穿鑿補綴未爲盡善蓋予昔日所見者因石刻歷歲既久火焚風剝多缺而不全乃可驗其真今太完備是可疑耳三代遺文

多載於古鐘鼎上昔劉原甫收周鼎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觀此乃知薛尚功所集鐘鼎文夏英公四聲韻多類此

小篆大畧

李斯又損益古文與籀文爲小篆蓋古篆多圓圈圓點小篆崇尚整齊悉破圓作方漸失古制矣今稱玉箸篆者是也小篆雖興於秦而其傳

實本於漢許叔重搜集其文爲說文其功實多
顧其書所載小篆居多古文籀文十無二三雖
然官嘗聞之師曰說文中字儘有好者亦有不
可通者細求其義然仍倉史之舊者尚多但增
損點畫移易位置少變其文而古人之心法遂
隱而弗彰爲可恨耳是以吾師命官篆六書精
蘊不拘拘於科斗玉箸方圓平直布置各有個
道理不同乎俗而實宜於俗不泥乎古而實合

乎古識者多樂玩之大抵結字有主客筆勢有
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
圓燦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
道統成參於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畫直
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艸木植取用
於鳥跡柳葉也服食室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鐘
鼎諸文也篆書之法不外乎此若刻之印章題
之碑額古文第一籀文第二小篆第三後世多

用小篆而遺倉叟大不敬也或曰倉叟古篆多
遺缺小篆多完備取其便耳官嘗謂倉叟遺文
比小篆雖不全然倉頡篇石鼓文說文及通釋
以下如六書統六書故六書略復古編續復古
編字原正譌本義聲音文字通四聲五聲諸韻
款識鐘鼎諸書嶧山碧落諸碑刻不能枚舉雖
古文大小篆錯雜載焉亦不爲少也蓋物聚於
所好恨不求之耳天下之大豈謂盡無也哉禮

失而求諸野自古皆然矣吾師六書精蘊及官
孝經古文集成皆按索諸書而得者安敢有一
字杜撰哉師云倉叟不足擇小篆可者以補其
缺此說得之矣

隸書大略

古人紀事皆是篆書更無別字也始皇時獄訟
繁劇衡石程書程邈始變篆爲隸所以便隸佐
所書故曰隸書亦曰佐書後之人以其形勢言

之曰蠶頭燕尾斬釘截鐵又云摧鋒劍折落點
星垂皆是也王次仲又小變其法曰八分書比
隸大同小異但無點畫俯仰之勢耳或曰八分
者去篆二分尚有八分之意未知是否嗟夫書
至此二人古法大壞後得蔡邕刊正六經文字
書丹刻石於太學古書稍得顯明下此日趨簡
易輕沙流蕩而無法殊不足觀矣隸書不可施
於印章惟崔子玉作篆尚匾有似隸耳實非隸

也隸書結體微方一一翻篆爲之旣不移易位
置又不減省其畫纔是書家翹楚近世如司馬
溫公魏鶴山熊與可諸公以篆法寓諸隸體最
爲近古此後不多見也宋儒以楷書有古意者
亦曰隸書若我

朝黃學士

諫

從古正文其庶幾乎於乎古書謹

重如人端冕佩玉危坐拱立望之而莊敬之心
生焉今書如岸幘褻裘利其便安人狎而悅之

若行艸則寒裳縛袴趨步而趨矣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何邪又竊怪夫今之學者耽嗜懷素智永諸帖終歲摹擬敝精竭神猶恨其不相似而倉史古篆罔克究焉何取法乎僧而藐視聖人邪多見其不慎所擇也古人有言寶書須寶德有藏文公周易本義真蹟百金不願易者亦此意也大抵評書者且無問其他只看寫得合道

理乃是知書者若寫羣字便要見得君字當在上羊字當在下庶知尊君之義若二字並列則失之甚矣此之謂不知類又如明者日月之光也倉頡制字取日東月西合以爲意故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海顯于西土荀子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武侯出師表云明並日月康節解字吟云日月爲明合數說而觀之則明字之義昭然矣或從目作明非胡舍大明

而取小明邪前人雖有如此寫終是俗書不可
取法也嘗見吳文定公跋褚遂良書云書家謂
作真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
信蔡虛齋曰天下之字人皆知其爲聖人所制
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爲精蘊後叙曰六書而
明譬若航海有筏指月在天六經可無訓詁而
自明也是皆知本之論夫何後世專取姿媚以
悅人而不求古人之心畫而理晦而道厄矣官

也憫古道之亡而用心於此亦已久矣非敢立
異以違衆也特據夫理而已理之所在是之所
必歸也方今古學大興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待
求子雲於後世也

孔子書

紂於帝乎

陵西周君

官按陶九成云先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

古今印史
天授其靈，剏物垂則。今傳於世者，比干墓銘與季札碑是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季札墓在常州江陰縣。比干墓銘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圃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共十六字。書史有之。後之人翻爲楷書，非復古篆矣。尚有數字散見于鐘鼎諸書，茲不復載。季札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總十字皆古書，與大篆相類，生動而神。馮識者見之。

咸謂其非今世物也。或曰：歷代縣遠，其文殘缺。唐玄宗敕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者，吾子行亦嘗疑此。故其言曰：按古法書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增入延陵之墓四字，際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云云。官謂延陵墓三字實敦古，無足疑者。蓋孔子之書參用倉史二文，故方圓不同，獨不觀孔子之

言曰一貫三爲王而王字篆亦方正者豈可以其體方而遂疑其非邪吾友林子孔承烈廣人也掌教江陰嘗惠我以楊本今特臨書於此俾遐方僻壤得見孔子之心畫亦足以醒人心目原本字大尺餘今减小之者以便覽云嗟乎予閱古法書多矣若先秦古文僅見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古人云寶書須寶德德之盛孰有過於吾夫子者哉後世有得是

書者其尚寶之與

原六書

古人制字極簡易惟取意勝者爲之非若後世命題作文累數百言義理可以具載就如八卦便包函許多道理故曰六書與八卦相爲表裏試舉一二明之如仁字從二畫者上天下地也人能參贊天地則爲仁義字從善字建首其從我者以善自我出爲義若作羊字訓全無意思

矣又如直心曰德日正爲是其親切而著明
哉趙撝謙本義有六書論七篇言之頗詳茲不
復論戴平甫有言曰六書者羣經諸子百氏之
通釋也六書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書不待注
疏皆可讀也六書不通而以億說繆爲之注疏
是瞽而爲響者也祇益其迷注疏滋多學者滋
惑是故古之學者簡而覈約而達用力省而功
倍後之學者博而膚雜而不貫用力勞而功少


繆篆

繆平聲

說文叙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
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官以理推之當讀如
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
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
夫篆書乃古人之心畫制作通造化實非淺易
所可窺測者敢杜撰乎哉務須從古庶免識者
之鄙繆字有三音本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琴


爲聲絲之纏繇重複者也凡纏繇重複多致於
亂因爲繆誤之繆又爲秦繆公之繆音木及按
皮日休曰秦穆公立夷吾以致晉室之亂可以
謚繆爲定觀此則後世稱秦穆者非也若宋穆
之穆與此不同謚法布惠執義曰穆名實過爽
曰繆



亥豕字

或問刊正經書者每云有魯魚亥豕之繆魯與
魚字實相類固易譌也亥與豕字筆蹟迥別何
云然邪殊不知古亥字作比犬豕字只省
一筆實相類者亥爲純陰木歸其根制字者取
象木根蟠屈之形正以見生氣伏藏也欲得其
詳獨不見豕字之義乎豈豕字古篆上從巳下
從丩合二文以成字巳爲四月辰名於時爲
夏乾象也亥爲十月辰名於時爲冬坤象也天
地法象示人也古人體之發爲心畫後之人不

得其義混用象豕之象說者詞費矣象豕之象象豕露牙散越之形請究古篆彼此各別

水字

水古篆作官聞之師曰天地始闢融而成液有生之最先也萬物不得無以榮養而乃下之故曰上善若水離造化未遠矣易象爲三古文立三之象也屈曲有動意象水流行也其中象至流左右象衆流合并而後大也子言知者

樂水得無以其負活而天機相爲感乎今篆刻偏旁或省文作非篆法無此隸書有之不宜入印或又變體作只趨簡便不顧義理也於乎好古者往往翻篆以爲楷今卻翻楷以爲篆不知而作一至此邪偏旁誤字頗多舉此以例其餘詳見精蘊音釋

古印

予家藏一古銅印龜鈕其篆文曰子實甚古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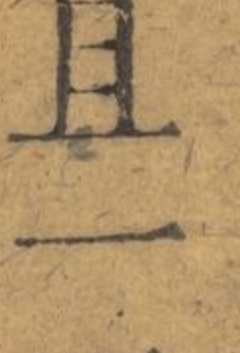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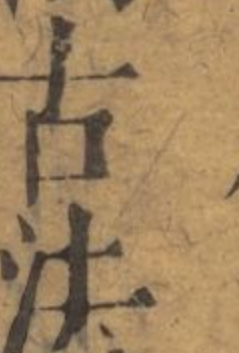
拙信非古人不能作意其為漢物也嘉定一友
姓潘名士英字子實因以此贈之昔劉尚書號
鐵柯偶得一古印其文亦曰鐵柯往往有相同
者雖然印多相同攷其世與其人則不同焉夫
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
則知所以脩身矣







宋字

宋景濂氏看篆書甚博觀其所書刪去口獄瀆經







可知官嘗見其真蹟後有一小圓印文作介
竊怪之因舉此以問莊渠先生先生玩之良久
曰吾得其義矣宋上梁也凡作室者莫重於上
梁匪合衆力不能舉故其義又為公共從介
音緣交覆從火木象衆木交會意譌而從山巾
亦屋也義從而晦周封微于於商丘以奉殷後名國為
宋以其地於天文屬太梁之次也火木與山巾
字小異知此乃知宋字篆法精妙云

抑字

邵康僖名銳字思抑有印曰邵思抑印四字抑
 印二字篆作有一書生見而笑曰一
 圖書而用兩印字且一正一反何也殊不知
 正是抑字乃是印字也書法有六此屬轉
 注故曰反印為印也若反可為音頗不反
古絕字從刀為古繼之類是也今楷作抑乃
從絲亦作俗書耳官按古法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此

特舉二字配合之妙大抵印章就如大書堂扁
 一須取義精二須書法古三要配合得宜予嘗
 登君山望大江因書
 頗寓此意






似孫字

萃希相購得一舊印有二字持以問
 予予曰昔有高似孫者嘗著子略一卷未知是
 斯人否說文從人呂聲從系從子系


古繫字以系於子者爲孫會意希相復問似字
從人之義予謂人之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察也
因作三似辨隸書一紙以歸之三似辨曰夫謙
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諂
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嗇之可耻者則謂之
吝英氣者道義所發不容掩者也而客氣則用
周用壯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雖然英氣前害
事而況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迹若相似
焉者故有隕節以謾人則曰吾尚謙也嗜利以
廢禮則曰吾尚儉也矜已而傲物則曰英氣不
可無也於乎不有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
恣其私者曷有極哉

武卿字

范武卿出二印與予評之一作武企印一作
武凶印予曰用武企印爲勝武從戈從止
戈爲凶器古人好生之心觸事而發以設而不




用立意故曰止戈爲武若從亡則義淺一說亡
一音無故諧爲聲未善  從  古節字從
 古奏字節訓止奏訓進取進止不越軌度
之意卿爲大臣大臣道揆所出也故曰卿事之
制也或從  未當  一音香鄉黨之鄉乃
從之大抵看印章須原古人制字初意庶幾有
得若汎汎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抑未矣

縣字

 古懸字也從系系倒省以見意後世假借
爲州縣字其旨深矣以近民者莫如縣令欲爲
令者察民間疾苦故刻之印章俾其怵目而警
於心民之困於倒懸也救之惟恐後篤吾赤誠
惻怛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上下感應
而政成矣故先儒稱上任者曰視篆不曰視印
而曰視篆者有以哉有以哉

仰昂字

詩瞻印昊天作印

沈仰之有印作印古仰字取敬賢立
意從從人反身大節不可攀瞻望而企及
之也仰其首則爲昂因爲低昂之昂古實一字
也詩云顛顛印印正用此字趙子昂氏印文作
採用古文也

鳳朋字

有名鳳者印作有名朋者亦作蓋鳳
朋古同一字也按說文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

故以爲朋黨字師云朋篆當作古語兩貝
爲朋鳳小篆變體作從凡從鳥鳳豈凡鳥邪



犇麤字


波滑字附

三牛爲犇者取衝突之勢知此則犇字之義可
默識矣師云麤者心不精也暴其氣也心之精
者氣容必肅麤則反之何取於三鹿曰鹿壽禽
也善通督脈其爲息也微人逐之急其行超忽
氣息爲之弗然故取爲意靜專則精微動擾則

麤急人心物理皆如是矣波滑二字皆從水其
從皮從骨者乃諧聲非會意也





氣乞字

嘗見友人收藏一卷詩文甚富然精麤不一其
中有一引首曰乾坤清氣四字氣篆作非
也小篆本作氣爲火所化其出必炎上故
象炎上之形凡求乞者必于上因借爲求乞字
乞乞木同一字也後世隸楷以二字易混乃省

一筆以別之而義反晦所謂乞句者以其終日
求乞爲事也所處亦卑甚矣是故有志之士不
肯輕用一乞字伊川先生告范純甫曰今人動
不動用个乞字亦此意也於乎假借一門推類
而用其義最精木古餽字見周禮



公私字

古無私印之稱後之人往往刻曰某人私印俱
作小篆也按古文作取不圓不方之

形以見意圓者天道也方者地道也天地無私
故曰天圓而地方若不圓不方則非天地之公
而為私也無疑矣  字從八從  會意 
猶背也背私則為公也故  象相背之形以
見意

木才字

有名木者印作  篆法殊失古意思按古文
作  上象枝葉中象榦下象根以一字而上

中下三才兼備故木亦謂之才俗混用材材古
韻音災又按才古文作  象伐木于地而去
其根枝邦工持尺量度取義此即國家用賢選
舉之法也是故賢才字與木才字同一義也小
篆作  與古文小異

國賢字

邵二泉名寶字國賢印作   囯從口象
疆域形從八從土以八荒皆在我闡為意取從

臣以用賢立意其從 **又** 者服勞王事也小篆
作 **國** **賢** 見國從或或古城字亦善賢從貝貝
財也以多財爲賢不若古文國賢印有二枚國
字一從土一從方愚按古篆二文皆有之

晚字 曉字附

曾祖耕樂府君遺一小方印四字曰 **黃** **庚** **癸** **乙**
知 **乙** 皆小篆也官謂古人制字多左形右
聲今見晚字日居右而疑之後觀周伯溫六書

正譌有此字注曰日在西方也從日免聲始知
其有所據又如曉字說文從白蓋日將出先透
微明也故曰東方既白

達字

羅念菴名洪先字達夫有小方印二一刻羅洪
先印四字一刻達夫二字篆法古而刻亦精羅
作 **鳳** 省文也於義無所取達作 **羊** 妙有至
理幸與達古字通用小羊也詩云先生如達羊

最易產故從羊定意而諧六為聲六音捷與大字微異產科有達生散正取易產意與僥幸字不同幸字從天從苜會意苜古逆字又與執字偏旁小異尼輒切

象形印

昔有名爵者刻印作以爪有名彛者刻印作𠄎皆古篆也先考七榆府君字起鳴浙人為鐫一小印鳴字偏旁鳥字作開口形儼若飛鳴之狀

胡可泉有鳥鼠山人小印鳥鼠二字酷肖其形沈伯生名蘓刻印作𠄎玩之攸然出塵是皆善於摹印者也正陽冰所謂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者與

父甫字

月

古文籀文同

以

小篆與古文小異

父

父者子之天也尊

無與上制字者形難於象故指其以

凡從又者說文

通訓為手故其文象右手之形

執杖使人知其尊高一家所當

奉事也古韻有二音本扶故切又斐古切借與甫同古公亶父之父是也

𠂔

古文籀文同

𠂔

小篆

官嘗聞之師曰甫者男

子之美稱也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無用者則固與艸木而同朽矣惟有用者乃能自見於世故取用以定意而諧父聲雖然其猶未若藏諸用乎用則不括可以閱衆甫矣何故甫猶近名

𠂔氏字

𠂔音與氏同

𠂔

古文

𠂔

籀文見六書統

𠂔

說文雖無𠂔先然有出字或用此文

亦六書統曰𠂔承音切族下所分也古者姓統族族統𠂔適出繼位之餘凡側出者皆曰𠂔故為文從側出以見意

氏

古文大小篆同

說文曰巴蜀山名岸脅之旁著

欲落隳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一聲揚雄賦響若氏隕

吾師嘗發二字之義曰𠂔統宗收族者也姓也

者一大統系也。臣枝分也。故以側出取義。古之賜臣也。諸侯之別子爲祖也。者至其孫以王父字爲臣始興也。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王朝未出封者如諸侯之制。秦不師古宗法。遂亡。是故國無世臣。家無禮俗。今欲大正姓氏。則何如。曰未能也。請自宗法始矣。小篆借氏爲臣。氏蜀山崩也。揚子蜀人也。故其言曰響若氏。隕今夫山其高插天則其結爲地盤也。臣蜀

山或峻若立壁或長如列壙而地盤多逼崩墜也。固當象側山之形自上下墜爲勢噫博厚則高明可無積累邪

墨青印色

印色通用朱。予嘗見宋儒簡札中間有墨者。元人則有用青者。攻之皆制中不忍用朱。故易之耳。觀此可見古人敬謹之至。一舉手而不敢忘父母也。

不用黃紙

此條與上文意相類因并記之前後放此

京中黃紙著朱書有禁蓋黃者中色

天子所用臣庶用之僭也嘗見莊渠先生家居作簡凡黃紙輒不敢用爲是故也觀此一事之小而先生畎畝不忘君之心藹然可見

屬字

吾友王昭明嘗與予論書偶及屬字昭明日屬從尾從蜀說文蜀葵中蠶也從虫立類從弓象

其身首尾形也其類行則首尾相隨有連屬意予病其說之鑿思之思之不得其義厥後解孝經古文緣文生訓至五刑之屬三千始悟此乃發其義曰屬隸也連續也從尾定意諧蜀爲聲首在上而尾在下下必屬於上故取隸屬之義臣之屬於君子之屬於父妻之屬於夫三綱之道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下之事上小心翼翼因爲洞洞屬屬之屬俗書作屬從禹非詳

見孝經古文集成



印章用成語

印章以名以字所以示信也如刻曰某官施之公文則可若古之關內侯是也近見湛甘泉一私章刻曰吏禮兵三部尚書予竊怪之甘泉稱古學乃亦爾邪及讀宋史乃知蘓東坡曾爲吏禮兵三部尚書蓋用成語也文衡山庚寅生刻印曰惟庚寅吾以降此句出楚詞後輩有效之

者改曰惟甲子吾以降殊爲可笑

正謙卦篆二字

冰字附

官按古篆川本作象水流行也唐李陽冰加一畫於中作乃古災字也川流而不息者也有土障塞之則爲災一者指土障塞之形二字音義各別不宜混用篆字亦誤有說見前冰古疑字陽冰之名也其義爲定爲重爲聚從人古冰字從水取於水結成人人爲意篆當作

今顧從川作𠄎非川為流水流水不久
嘗聞之師曰性定而形自重心肅則容敬冰之
道乎冰乎冰乎其未達此乎

乾字

昔有名乾者印文刻作三此制極古六書統有
云八卦文字之原其文止當用此後世假借用
別字實非本文也震澤長語亦畧道此

卯酉字

兩戶為門門開為

𠄎

古卯字

𠄎

𠄎

古酉字

𠄎為天門二月辰名萬物從此發生故象開門
之形酉為地戶八月辰名萬物從此歛藏故象
闔門之形此皆象形兼會意字也干支字皆有
說書此以見意云酉古酒字也故醉醕字皆從
此立類

用印法

凡卑幼致書於尊長當用名印平交用字印尊

長與卑幼或用道號可也反是則胥失之矣
凡寫詩文名印當在上字印當在下道號又次
之蓋先有名而後有字有號故也試看宋元諸
儒真蹟中用印皆然今人多不講此或曰印有
小大小印用於上大者用於下庶幾相稱此世
俗之見也只論道理當何如印之大小何足云
諺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此取奇數也其
扶陽抑陰之意乎嘗見豐存禮翻刻蘭亭記用

印太多非古法也雖然其中印文卻有精者

著述姓字

見經傳纂言

古今命字不同

夏商尚忠尚質稱名而已至周而人文漸開丈
夫之冠也始加之以字欲人顧名思義實有深
意寓焉如孔子名丘以母禱於尼丘山而生故
字仲尼伯魚名鯉爲其生時適有饋孔子魚者
名與字皆本於此顏子名回按古篆回字取義

於水象水屈曲旋轉之形惟淵深則若是其他
則順流而已故字之以子淵曾點字子皙
家語有子字
點字從占從黑小暗也皙字從析從日大明
也暗者求於明猶去尺霧而覩青天也曾子名
參參子當讀如參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輿今人
讀作參商之參非是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蓋
牛之爲用專在於耕是之取爾端木賜字子貢
韓愈字退之一則取上予下獻君臣相交之義

一則取卑以自牧不敢先人之意溫公字君實
文公字元晦非歛華就實之謂乎司馬相如字
長卿長字當讀如長上之長以藺相如爲趙之
上卿故云長耳藺乃賢者旣同其名復效其職
也牛僧孺字思黯以汲黯字長孺黯稱忠直故
名取其字字取其名也范文正名仲淹字希文
以王通字仲淹私謚文中子爲一代之儒故名
亦取其字字則希其謚耳乃若蘓氏二子字說

皆可取法者也玩古人命字雖不同而其取義各有攸當官特舉其有關於大義者表而出之今人名理字元玉名嘉字子美不過釋文而已其視顧名思義之說果安在哉

道號

道號之稱雖起於末世然義各有取或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或因性緩而以弦自厲有思親而號望雲有隱江湖而號散人紛然不同然皆士

流則有之今也不然而胥吏之徒往往而有以號者衆也恒慮其相同崇尚新奇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簫者號曰四竹穿鑿亦甚矣於義何居且習以成俗而稱謂之間有不諳大義者或責其友曰我長於汝也曷不以號稱而字我邪嗟夫孔子祖也子思孫也嘗稱仲尼明道兄也伊川弟也嘗稱伯淳蓋字之者乃所以尊之也何獨取於號乎古者相語名之質也周

人尚之以字文矣末世別以號稱彌文也哉

說文

許氏說文字書之祖文公攷訂經書輒以此爲據用是引證處甚切

說文刊板不一少有嘉者僅見宋板其字形不滿寸篆刻俱精乃徐鼎臣所書其弟楚金校正者外有包氏說文仍許氏之舊而照補臆說於下未見過人處然其中採用鐘鼎諸文亦有可

取者

古今書刻

自古以竹爲簡以刀爲筆故簡牘浩繁而書用大缺其餘則金石之文如夏禹九鼎周宣石鼓之類是也至於木刻非特三代以上無之雖秦漢亦未聞唐末僅有之而未盛故宋時較正說文諸書但言唐本而不言唐刻唐版可知故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是也五代馮道以

艱於求假木刻浸興然蘓東坡尚云近借得漢書抄成便是貧兒暴富信斯言也木刻之盛其在宋之中葉乎官閱宋版書端楷絕倫元末國初猶有可觀然比宋刻則有間矣嗣是而後愈盛而愈不足觀也於乎昔精而今不然者何邪蓋前所刻者皆有用之書可傳之本珍重之至宜乎其刻之精也比年以來非程文類書則士不讀而市不鬻日積月累動盈箱篋越二三

載則所讀者變於前所鬻者非其初矣是皆無益於用者安得求其刻之精乎昔人有云加災於木正爲此耳嗟夫士之窮年而習此者豈其所樂爲哉上以是取故下以是應也使爲人上者務於行而不驚於詞則士必反求諸古而游心於聖賢之學矣周禮賓興將不可復舉邪以下附錄諸家之說

摹印法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
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
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印不可僞

米元章曰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
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
畫予辨出元字腳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
皆可辨

印章制度

吾子行曰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
掌其燬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璽其實手執之
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
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
國時蘓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
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

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急欲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少知此者故後宋印文多繆白文印須用漢篆平正方直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

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卻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可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印字只用二字爲正式近人欲并姓字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卻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印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

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道號唐人雖有
不曾有印也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
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
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

官按吾子行集本多采楊王顏三家之說而
附以己意厥後陶九成又采吾氏之說大抵
大同小異

九疊篆

劉欽謨云我

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義

圖書

陸文量曰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某人圖
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
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莫之
正矣

圖書書籍識

古今印史
都玄敬曰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氏
圖書之說蓋惟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
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進士官銜

玄敬又曰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
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
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
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
之人乃欲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臨書入石法

李文正公曰所刻華山歌頗有風致但少覺肥
重近時刻本自長江行以後大抵皆然第二泉
詩雖骨勝亦不免此此雙鈎之過也凡鈎法用
筆須是裏面描出盡墨而止再經摹刻方得恰
好若徑於墨際著筆縱令極細自有纖毫積出
便成粗厚又須得原字倒著案上惟視筆畫爲

古今印史
粗細庶不爲已意所亂

重碑額

吳文定公云或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
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
完物乎

古今印史終

古今印史跋

古今用印以示信也無此則真僞莫辨但篆
文多鑿旨及制度品則有未善者 榆菴徐

先生著爲印史悉探本以正之闡明大義指
示迷途其功博哉先生性行古樸篤志斯文
從游 魏恭簡公之門有年聞見博洽心所
獨得最精且多故其立言叙事意精深而詞
幻眇觀其所著經傳纂言間中紀聞及孝經

古文集成諸書可見也此特餘事耳雖然是書也馳驅倉籥之塲遠出羲獻之右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人能因所書而求其義所見豈不日長亦後學之模範也印章云乎哉玉麟不敏竊有志焉謹贅數語以附驥尾云後學周玉麟頓首書

榆菴記

吳之士有以榆菴爲號者徐君元懋也徐君家靈巖之陽所居之前有榆七章其尊君養高不仕以榆自號士從而稱之曰七榆君伯氏脩其家間爲流輩所重其自稱亦曰榆南以至於君居不易方讀書纂言晏然自得於其所居室視之爲菴仍稱曰榆蓋徐氏寓望於榆兩世矣前通進石川張先生以書致君盛稱君之美予曰

榆菴義何居則又出其所著以示昔有隱於漢
陰者人以漢陰老人稱之有以三槐名其堂者
人又稱其後曰三槐士貴修其令望烏知一室
一木不足以爲重也石川稱君之美有曰博學
曰善醫曰精篆法予一日之間而得三美其美
又萃於君一人山人之座客突然見臨有如徐
君是足重也榆北土之樹也江南人指楮以爲
榆榆之幹脩而葉密有類於楮凌冬而不瘁當

夏而多蔭鉅可以中輪輻細可以供什器此榆
之爲良才也凡違俗之士必野居野居必有木
以識望君家藉稱於榆而君復懷利人之術有
求者必往焉榆菴榆菴其名籍然於人之口矣
予嘗謂士之有恒者徙不出其鄉跬步莫敢違
其親所居不敢忘其親所以愛其身無不至可
以言孝已君之造於予首出太常魏公所遺書
凡太常纂古文奇字多議於君師旣卒汲汲輯

古今圖書集成
其遺事以傳其不背於所事者如是則其他美
可知已予閱其書君於醫能折衷近世名家之
說而補其所未及於字學古文大小篆隸書能
正其不同於

國初已來賦法之輕重能言其始末而將以聞
於有位者蓋有憫世之志非徒以藝爲專攻者
以是知石川公之譽君者皆有自予因記其所
謂榆菴者而并著之海虞鄧韞記

寶顏堂訂正同異錄卷之上

儼山陸深著

雲間仲醇陳繼儒訂

繡水白生沈孚先校

典常上

臣深釋曰典常經久之意上簡帙之首也是
編皆古人之成說乃今時之急務第厥所由
蓋將以寓施爲緩急之序而區區一得之愚

亦因以附見於此云

歐陽修唐紀贊略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

司馬光應詔論略

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

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上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旣辨邪正旣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懼

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
謂之福

富弼邪正辨略

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
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
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
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
明之要也

歐陽修禮樂志略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
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
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
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
問權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
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

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
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
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
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
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
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
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
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
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
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
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
禮樂具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
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
二而禮樂爲虛名

劉顏輔弼名對序略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

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
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
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
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
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
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
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
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

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
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
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

徐積書鄭繁傳略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
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
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
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禍

同身金 五
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
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
雖得其術其道甚難

蔡襄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略

天子之尊下視人民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
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
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
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

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
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
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
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
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
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
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
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

同異金 卷一
六
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
令之責豈輕也哉

歐陽修請補館職疏略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
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
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
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
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

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
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
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
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
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
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
略也

劉摯分析助役論略

同異錄 卷一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
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棄存者無幾○○
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
者凡幾人矣○○亦當察此乎去舊臣則勢
位無所軋已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
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
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必將久
任以聽其伸縮也

臣深謹按摯此論蓋當王安石變法之日然
安石猶知畏名義創宮觀以處異議而朝廷
之體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狄構禍其源已
兆於此摯之論可監已臣又按章內空白二
字乃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餘
倣此

劉摯論人才疏略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

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

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爲而爲非也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

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
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
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唐制略
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
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

孫覺論章疏略

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
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
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
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
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
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密說之所由始也竊
詳密之爲義蓋具數端有緘密有祕密有隱

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若
夫君臣事幾之間大抵慎密之意居多而非
必專主於秘密也語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
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云者正密之謂也何者
有慎密則秘密該焉有秘密而無慎密此禍
亂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趙清獻公書之所爲
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
謂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謂密者乃不敢爲也
非不敢告也

宋祁慶曆兵餽序略

世之言兵者緣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
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
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
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制則然然晚周
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國
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侷則疑力

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
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宋興刻五代餘亂
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
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
司隸焉卒之銳而慄者充之或挽彊或塌張
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
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
之天下已不定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

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
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
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
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
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
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
得擅行

臣深謹按祁論歷代制兵甚有要約又斷之

曰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亦深著鑒戒宋
之後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禍又令人慨然
於藩鎮之設也

潘興嗣通論略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
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
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
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

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
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
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
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
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
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
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
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

同異金 九
三
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泝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旦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餉之驕不足以臨敵也

臣深聞之先師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時猶及見

國初人道遇白鬚眉輒下馬問遺事有告之曰

太祖最留意屯田嘗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百姓一粒米每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北今江浦六合諸屯是已其法每一軍撥田三十六

畝歲收一十八石爲子粒除與月糧歲十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其分番宿衛土直并打差應役一應軍人於數內支給口糧又餘以充倉廩之費行之數年倉廩苦蓋完備而儲侍豐足自後屯田悉爲勢豪所侵其法漸廢而江北諸屯荒蕪者亦多今

制民出力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分而後兩弊沿邊諸鎮則歲運府藏以給之驕兵債帥天下之民有不勝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講也

朱仲晦應詔封事略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駃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旣足則又別

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
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
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
往皆不暇及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
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
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旣皆悍然有不
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張齊賢諫北征略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
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
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
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
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
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間因得以訪問
三關事宜若諸邊守此上策也但所謂邊吏

擾致之今則不然今日之弊乃在報功耳當
大舉入寇之時邊將盡皆束手無策敗衄則
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剗截幸得疲
罷之餘者數級則以奏捷要賞也

蘇轍上神宗書略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
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
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
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
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
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
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
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
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
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
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盖有去

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

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悉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

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所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

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深謹按王安石當熙豐之間亦嘗裁減宗室一時宗學諸生擁馬爲之大闕安石立馬從容諭之曰譬如祖宗親盡而祧何況賢輩宗室並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議也

固當不以人廢

馬端臨封建敘略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又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滅六國再傳而滅西漢之初剽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剽滅異姓諸

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剽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雖大封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漢魏而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賈讓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
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
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
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
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
時至而去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當水
衝者泛濫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
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
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
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
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
使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

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
 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
 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
 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皆
 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一
 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
 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
 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謹按河事要領無過於此奏故采其尤
 得要領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讓論自
 東北入海故為順今日則障之南行入海故
 為逆以本

朝定鼎燕都護運道故也臣家江湖下流蓋

嘗睹其入海之處江流視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則力微併則勢悍力微則爲利勢悍則滋害又河流或斷而江流常行斷則易淤而淺行則順利而深其所達滯固然也況江源出峽則洞庭彭蠡爲之瀦科坎旣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嘗少河出洛陽行梁宋間土旣疏而無所游泊併夷夏數十百之水而縱其所如安保其不爲害也

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讓之論爲不疎矣

馬端臨戶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彊民寡則其國弱光岳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

同異錄 卷一
知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
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
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於是民之多寡不
足爲國家之盛衰

高錫勸農論略

勸農者古典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夫農之
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
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

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
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
於農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農其利
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之所出者穀
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
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
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故有
輕而出時遇於凶故有重而入稔旣輕出凶

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
皆坐而獲利焉誰肯勤於農哉若欲勤農先
思舉制制度舉則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下
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
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下不得薦焉則奇伎
淫巧浮薄澆詭者盡息矣農不勸而自勸也
臣深謹按錫所論著頗盡傷農害農之故然
於 國家勸農之法制疎矣采其要者如此

蘇軾徐州上書略

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
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
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
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
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
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
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
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
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
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
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
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
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
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

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
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
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
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
故耶

臣深謹按宋都汴故彭城爲左臂子瞻徐州
形勢爲宋論也亦甚明切我

朝都燕則徐州形勢所繫尤大蓋以百物所

輸多從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
之策居多猶未盡彭城之利害也

寶顏堂訂正同異錄卷之上終

寶顏堂訂正同異錄卷之下

儼山陸深著

雲間仲醇陳繼儒訂

繡水白生沈孚先校

論述下

臣深釋曰道無精粗法有倫要故析為下篇
並皆奇文奧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
蓋有神明之道焉各仍舊篇故曰論述

楊時求仁齋記略

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

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厘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頽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

臣深謹按楊時字中立宋徽宗時人世稱龜
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將樂縣人也程門高第
弟子贈將樂伯宋史有傳我
朝從祀夫子廟庭臣至延平訪其遺文讀之
首錄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朱熹余龍山文集序略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
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
矣宋之盛時可想見也臣於時事頗有所感
故知文體所繫大矣

唐庚辯同論略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
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
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
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
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

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楊子
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
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
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有不同也
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
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
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
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

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
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
歿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
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
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
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
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

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
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
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
布著卜人引龜而叅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
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
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
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

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
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爲少
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
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
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
羣臣之異已者爲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
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
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羣

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
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勝諱哉古
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臣深謹按唐庚字子西盛宋時人而文亦雄
健條暢臣每愛之殆不下蘇氏兄弟也

劉更生災異封事略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
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

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文武周公
崇推讓之風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幽厲
之際朝廷不和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春秋之
世災異並起禍亂輒應弑君亡國不可勝數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開三代之業招文學
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
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轉相是非毀譽

同異錄 卷一
混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
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
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叢集於朝羽翼陰
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
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
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所以

然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
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
雪靡靡見覲曰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
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
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孟季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魯君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

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

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晉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撥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闡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漢書舊本一冊讀之因

節此文并正家疏略之自此已後則隨所得
入錄矣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略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正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
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
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
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
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制度不
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詳
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
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
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
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
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戒所以崇聖德

韓愈柳宗元墓誌銘略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
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
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
少愧矣

富弼辭樞密副使奏略

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
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
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
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

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
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
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恕重誅
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畏懼公論甚
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
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

蘇軾上神宗書略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結人心厚風俗存

紀綱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則亡
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
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
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
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
乎疆與疆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

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
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
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
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
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
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故臣願○○愛惜風
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

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
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
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
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
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
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

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
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
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
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
待罪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臺諫未必皆賢
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

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
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
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
以知爲國者平居必當有忘軀犯顏之士則
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陳瓘論蔡京疏略

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
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

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
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蘇轍快哉亭記略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
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劉摯分析助役論略

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
於事與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

而潔去與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
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
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
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
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
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
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
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
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
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天下多事之時而臣
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已多矣
不意大臣之怒臣至如此

張舜民史說略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
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
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

於金石凌於雪霜旣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
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
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
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
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
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
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切舍之危行而
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

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

崔鷗楊嗣復論略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
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
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
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
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
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

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
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
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
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而下而爲人所制此小
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
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

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
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
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
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
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
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
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
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

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
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
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
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
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
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
則千百爲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

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
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
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
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
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
冀激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
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唐庚察言論略

同異錄 卷一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

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減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

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
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厚忠是已
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
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
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
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
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
溫劉裕是已

卷下終

